

立春向光(外一首)
□罗真金

风沉着,在冬寒里喘息着而来
第一声鸟鸣敲醒了村野的冻土
听见了拔节的声响

一切新的声音伸着懒腰
带着梦的画笔
呼一口气,绕成圆圆的圆
光从山那边醒来

枯枝上灵动的影子
生长出呢喃
浅香撩起沉睡的虫鸣
云忙碌起来
扔下一句动人的诗
去远方传递讯息

光影在空屋摇曳
投影在我阅读的书页上
一朵水仙在静静地绽开
绿色的芽在墙壁的裂痕
萌萌地向明媚招手

垄上行吟

太多的牵挂与不舍
不能轻装如云
更不能自由如风

听清雅的声音
独自在阡陌的垄边
只要有光,我不怕冷漠

外面的炊烟比梦还有诗意
高天下的大雁
剪出一道道淡蓝色痕迹

明天起航
随心所欲随心思
一切都属于你
在时间之外行吟
(作者系四川省广汉市作协原主席)

浓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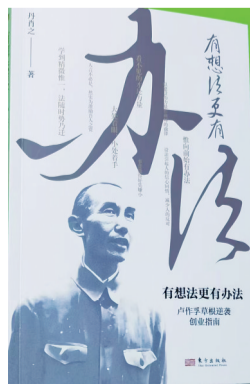
□潘昌操

翻开一本书
山道,隔着车窗我看见浓雾
朦胧中似乎山岭背后藏着什么
是玫瑰还是最喜欢的梅朵
我真的没看清楚
本欲走自己的路,无意赏
花因雾霾紧锁,不得不停留
一只嘴尖的鸟儿似乎在说
留步,留步,这是它的范畴
看见梅朵了,怒放在岩边
为一枝喜欢的花不管不顾
踩荆棘,过丛林,攀山岩
只为摘一枝蜡梅在手
谢谢你浓雾,谢谢你鸟儿
把一本书那张薄薄的纸捅破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书讯]

《卢作孚草根创业逆袭指南》出版

《有想法更有办法——卢作孚草根创业逆袭指南》是北碚地方文化学者卢作孚的长期研究成果,该书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作者从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入手,从方法论视角呈现了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一代船王卢作孚的传奇人生。《卢作孚研究》原主编、85岁高龄的著名史学家刘重来教授为该书作序。(静思)



偏方儿 □冷月

何为“偏方儿”?我想就是在民间流传、没被正规医书记录下来的中药方剂吧。既然是“偏方儿”,那就登不了大雅之堂,还有旁门左道之嫌。许多人是城里人、年轻人一听说“偏方儿”,往往嘴巴一撇,嗤之以鼻。说实在的,对于没有被亲身验证的偏方儿,我也持保留态度,但有几个偏方儿经过亲身实践,我还得承认它们的效果。

小时候,我家在农村,生活很艰苦。有个头疼脑热等小毛病,通常不会去看医生,一则家里没钱;二则乡下的医疗资源有限,缺医少药;三则大人认为农村孩子“抗造”,比如感冒打喷嚏、流鼻涕、咳嗽,过几天就好了,根本没有吃药的必要。

我小时候胃口不好,吃得少,吃了还不消化,所以长得面黄肌瘦。奶奶很心疼我,常挖侧耳根给我吃。侧耳根学名鱼腥草,的确是一味中药。但奶奶并不知道,只是按照农村人的传统做法,用侧耳根煎水给我喝。那水像咖啡一样呈褐色,有一股很浓的气味,难以下咽。奶奶就放了白糖在里面,这样勉强能喝下去。后来我的肠胃渐渐好起来,身体也胖起来,大概和侧耳根有点关系。

小时候我偶尔会牙疼。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半张脸都肿大了,像被人打过似的。奶奶也有偏方儿可以治。她把一种叫“枸豆芽”的植物的茎叶割下来,换成一圈一圈地放进铁锅里熬煮,熬煮到一定的时间,就放一两只新鲜的刚煮熟的剥了壳的鸭蛋进去。再经过一定时间的熬煮,雪白的鸭蛋染成淡绿色,奶奶就把汤汁和鸭蛋盛进碗里,加一点白糖,让我吃下去。那汤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但看在鸭蛋的份上,就喝下去了。吃上两三次,脸不肿了,牙也不疼了。我一直不知道“枸豆芽”为何物,上网查了一下,才知道它应该是野生的枸杞。

还有一个偏方儿让我印象颇为深刻。我十来岁的时候,有一次咳嗽得很厉害,整夜睡不着觉,把胸口也咳疼了。吃了一段时间的西药,咳嗽好了一些,但肠胃又不好了。奶奶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又用上了一个偏方儿,就到山坡上挖了一些茅草根、



桑根皮、五皮枫等,又摘了一些肥大的枇杷叶,把上面的细绒毛刷得干干净净。奶奶把几种草药煎成水后让我喝下去。喝了几次,我的咳嗽就完全好了。

奶奶还用仙人掌治好了弟弟的腮腺炎,用茅草花包扎妹妹被小刀划破的手指……奶奶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但她依靠那些传统的小偏方儿解除了我们的很多痛苦。我母亲那时还年轻,对奶奶的那些偏方儿很是不以为然。但是后来,等到她做了外婆和奶奶,她也开始给她的小孙子用了偏方儿。有一次我儿子咳嗽得很厉害,吃西药也很痛苦。母亲回乡下老家挖了一些草药,如法炮制,缓解了儿子的咳嗽。

如今,每到端午节,我还到街上去买一些艾草、菖蒲等,拿回家煎水泡澡、泡脚,就像童年时一样。有一次,在草药街意外遇到一位老邻居,她随儿女进城后就到草药街摆了个小摊。闲聊中回忆起旧事,她仍夸赞我奶奶当年的勤劳善良。奶奶过世已经十多年,她还记着。我问她生意如何,她笑笑说:“如今信这些草药偏方儿的人越来越少。我闲着也是闲着,就当打发时间吧。”她给我选了一大包草药,说什么也不收钱,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她说:“自己上山挖的,又没花钱,老邻居还客气什么!再说,我实在舍不得那些宝贝长在山坡上没人没人用!”

是啊,很遗憾,有些传统的宝贝正在被遗忘和流失。我想起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知道那上面是否有一些我用过的偏方儿。不管怎样,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偏方儿蕴藏和积累着老百姓的生活智慧,更重要的是,它传递着人间生生不息的爱。(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老城里飘过的甜与辣

□陈维忠

20世纪60年代的荣昌人民路,是一条由红白石砂铺成的、弥漫着烟火气息的步行街。离敖家巷口不远处,红霞甜食店的木质招牌在风里轻轻晃悠,字缝里都飘着甜味。斜对面的国营食堂,木门也总在吱呀声里慢慢推开,带着热腾腾的面香涌出来。那会儿,三分钱一碗的甜酒汤是清晨暖到心里的甜;二两粮票加八分钱一碗的小面,是傍晚勾着人回家的香。这些藏在炊烟里的滋味,成了刻在老城味觉上的晨钟暮鼓,凑成了一曲热热闹闹的饮食欢歌。

那时去甜食店得先换票,现钱递过去,换回来的票券金额要和吃食一分不差。泡粬的热气混着甜酒的醇,在最老式的方桌上腾起白雾。长凳早已被磨得光滑。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踮起脚尖,瞪圆了双眼朝里望,看师傅揭开蒸笼时那团腾起的白汽,像在观摩一场盛大的仪式。甜酒汤盛在粗瓷碗里,白白的米粒浮在清亮的汤里,喝上一口,立刻暖到胃里。三分钱的快乐,足够在放学时回味一路。

斜对面的“国营食堂”更是神秘,二两粮票加八分钱,才能换一碗漂着红油的小面。那时候店里的串夹墙透着风,方桌长凳和甜食店虽如出一辙,却因“国营”二字多了层庄严。大师傅系着“围腰”,站在案前,面前摆着一溜粗大面碗。他手里的汤勺像握着的指挥棒,醋、酱油、味精、葱花、花椒面,在他手腕麻利地轻转间精准点入碗中,动作熟练得像在点兵,勺起勺落间,佐料已各就各位。我们趴在食堂的木窗台上,看他抡着粗长的筷子在大鼎锅里翻搅,面条腾起的热气裹着酱油香,能飘到街对面的甜食店。偶尔有幸跟着大人进去,那碗面的香,简直赛过山珍海味,筋道

的面条裹着红油,连最后一滴混着葱花的面汤都要仰头喝个精光。嘴角沾着的油星子,能在脸上挂一下午的骄傲。当时去“国营食堂”吃面,不是寻常日子的消遣,是家里来亲戚、逢喜事、大人领工资才能碰这种待遇。

几十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如今的荣昌街头,火锅店、烧烤店、连锁餐厅挤挤挨挨,食品琳琅满目:卤鹅滩的油光、铺盖面的热气、黄凉粉的红油,在扫码支付里便捷流转。再也没有人会为三分钱的甜酒、二两粮票八分钱一碗的小面而兴奋和嘴馋。砍半只卤鹅,端一碗羊肉汤早成人们的日常,老百姓打卡高档餐厅、豪华酒店也不算新鲜。

可每次我走过敖家巷,总觉得那缕“红霞食店”的甜酒香还在,那份“国营食堂”的小面情犹存。它们藏在荣昌卤鹅的卤汁里,藏在铺盖面蒸腾的热气中,藏在黄凉粉的红油底下——就像当年那碗甜酒汤的米粒,沉在时光的汤底,轻轻一搅,仍是满碗的暖和香。

当年被视作珍馐的甜酒、小面,如今成了老照片的一道风景。从凭票供应到随心点单,从粗瓷碗到精致盘,荣昌人对滋味的讲究,对生活的热忱,从来没有改变。原来,三分钱的甜酒香里盛着的,二两粮票八分钱的小面里藏着的,和今天荣昌卤鹅、铺盖面里流动的,是同一种东西——那是一座小城在岁月烟火里慢慢熬出的滋味,是日子越过越甜的底气。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

除夕,有水饺吗

□刘美蓉

除夕,厨房热闹起来。啤酒鸭咕咕嘟嘟地唱着歌,炖锅里裹挟着菌香的白雾袅袅升起,妈妈和哥哥的说话声断断续续,从滑门缝里传出来。时间仿佛凝固,在回望中蜿蜒到十三年前的那个除夕,那间逼仄的厨房。

年逾八十的外婆,双手颤颤巍巍,一勺一勺地往盆里添加面粉。我轻轻走过去,搂住她瘦骨嶙峋的肩膀,半倚靠在她身上:“外婆,现在随时都能吃到饺子,别做了,太麻烦了。”“去去去,你负责吃就行了。你只有春节来,就做你最喜欢的饺子。”在她眼里,我还是那个吃了四十二个饺子的小女孩。

八岁那年春节前夕,妈妈送我到成都,随外公外婆生活。这一年除夕,我第一次吃饺子。

点三次凉水,水滚,饺子熟。学着外公的样,或沾醋或就蒜,一口一个。皮薄而不破,柔而有筋道,韭菜香混合着浅淡的肉香,溢满口腔,这是我从未吃过的东西。我吃一个,外婆又夹一个到我碗里。我捧着圆溜溜的肚子喊:“外婆,四十二个了!”外婆笑得前俯后仰,眼睛里闪烁着碎碎的光亮。她转过身,用围腰抹了抹眼睛,又夹了一个到我碗里:“你个瓜娃子,以后不会缺你吃的。”

从那以后,每次到成都,外婆都会亲手包饺子给我吃,应该是一直记着我八岁吃四十二个饺子。

外婆固执地把我撵到了客厅,一个人揉面、切小剂子、擀皮、和馅。记忆中的外婆,在一车一转一抡之间,大小几乎一致的中间稍厚边缘略薄的饺子皮,已擀成一串。元宝饺、月牙饺、柳叶饺,卧在案板上,排兵布阵。可如今,她的手颤抖,灰面洒在她布着老年斑的手背上,似洒了一层白霜。

我伫立在厨房与客厅间的过道上,盯着她佝偻的背影,一股暖烘烘的热流鼓胀着胸腔,发酸发烫:我五十岁六十岁了,在她的眼中也还是一个孩子吧?“坐享其成”是她赋予我这个老小孩的特殊待遇。“外婆,我来吧,我可能是你的嫡传弟子哦。”

饺子刚出锅,我捏起一个送入口中,依旧是那个味道,一如她对我的爱,多年不曾变过。

“多吃点,多吃点,一碗水饺,一生吉祥呢。”外婆咧开无牙的嘴笑了,浑浊的眼睛里似乎又闪烁出碎碎的光亮,拉着我的左手絮叨起我来。

如今,外婆离开人世已经九年,我再也无法吃到她亲手揉面擀皮和馅包的饺子了,再也听不到那声亲昵的“瓜娃子”了。那韭菜馅的饺子,鲜鲜的,暖暖的,成了春节最幸福最怀念的味道。

妈妈和哥哥的身影氤氲在袅袅的热气里,我却似乎又看见外婆汤勺下的水饺,在岁月里低吟浅唱。

“哥哥,有水饺吗?”
外婆,其实是我想您了,在这个阖家团圆的除夕。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